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企鵝島

(一)

佛郎士著
黎烈文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誠意伯文集

(一)

劉基撰

何鑑編校

國學基本叢書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余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翊運諸名臣。輒凝聽之。憬然有懷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揚先哲。博綜其遺文。頗喜善本。若宋文憲公諸集。海內翻刻者幾刻。益良劉宋匹也。其文獨刻於栝蒼。歲久字訛舛。板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命按行東浙。以瓣香謁公祠下。詢遺文。僅覩此編。愾而歎曰。嗟乎。逝將以功業揜文章耶。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烈。萃諸文學。重加訂正。付於良梓。俾海內同好者共焉。序曰。高皇帝呼劉伯溫爲吾子房。蓋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二三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概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何哉。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舒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藏其用。塞兌閉門。不迫不應。爲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持大節。留心經濟。既遇真主。期以王道致太平。郤小明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行危言。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慝。雖李善長亦忌譖之。況胡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侯。我明文成公。上下相符合。特帷幄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秘密宜也。夫其玄機洞鑿。神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開天之聖。妙筭所紆。乘時鷲發。載在國史者。旣與雲漢同其昭回。其諸喻志之說。憤世之詞。羈旅之幽思。薄遊之清況。與夫廟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應酬。又澹澹如江河。嶽嶽如山嶽。醺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解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斲。恢恢乎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爲世型範。何敢讓哉。或曰。留侯子辟疆。方少年能

策制諸呂。計安劉氏。而公仲子環。不忘嗣君。卒全大節。茲亦兩文成胤嗣之相似者。劉氏子孫。當世世敬修也。因附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傑頓首拜書。

寫情集序

寫情集者。誠意伯栝蒼劉先生六引三調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沉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著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則播爲覆瓿集。風流文采。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爲四卷。其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溫。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知聖主。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以輔成大一統之業。垂憲于萬世也。先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其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國家之心。得不發爲千彙萬狀之奇。而龍翔虎躍也。嗚呼。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人哉。今先生旣薨。其仲子仲璟。與其長孫廌。謀以是編。鋟梓垂遠。以蕃於先生。辱平昔之好。命爲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慕高風。其容讓乎。皆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上澣永嘉儒學訓導安固紫華山葉蕃叔昌序。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脩紀遠利。尙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昇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

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門生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謹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於用也。秩之爲禮。宣之爲樂。布之爲紀綱法度。施之爲政刑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于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爲。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況其下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爲學。旣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爲可尙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率多淫於異端。失於僞巧。詭而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適燕而南其轅乎。闡天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隲。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憚乎莫測其所以然。逮閱之。久之。觸類而求。然後稍得窺夫涯涘。竊嘗諸醫師之籠。一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此其爲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言之旨。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爲不薄。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爲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槩。翊當今之運。輔大

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子仲環。與其兄之子鷹。謀重刻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者哉。僭爲敘其大略。俾貽方來云爾。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諸生吳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之臣。以爲之輔。如伊摯於商。呂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開景運。以制禮樂。動爲世軌也。行爲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爲。臆行靈驅。莫之誰何。我朝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除胡元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熙皞皞。玉燭調泰。階平。雖曰虓虎熊貔。柱國之臣。爲之宣力。然亦藉明良豪傑。與圖治功也。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僞漢。東有僞吳。長艫大艦。日夕相搪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先物。獨識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定矣。于是席捲中原。羣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榷。詞命往復。彌縫參贊。千載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仰。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栝蒼之青田人。予忝爲同郡。今年守職翰林。其孫鷹等。集其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曰翊運錄。蓋取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以爲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企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也。

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宏謀也。見先生之勳業也。聖明會遇。自古爲難。乃獨於今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又能繼武其後。結知太祖。以廉能見褒於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後之子孫。尙亦繼繼承承。深惟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範。以副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脩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奠安華夷。二十年間。殄僞漢。殲強吳。汛掃腥膻。廓清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之太平。是雖熊羆貔虎之士。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功。抑亦贊襄廟謨。運籌帷幄之中。有其人也。若栝蒼劉先生伯溫。真其人乎。先生諱基。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我聖祖之克典神天也。卽委心聽命。遂成鼎定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大夫。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學士。卒拜誠意伯。蓋匹休伊呂者。幾二十年。今旣九京不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幸先生之文章。猶有存者耳。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明經。有犁眉覆瓿諸集。壽諸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序之者。其孫刑部照磨。顏間。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道。先生之道。著於文。人皆知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不知太祖高皇帝知先生於儔人中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之事高皇帝。能盡其心。又不知天以先生輔佐聖神。肇建鴻圖者。唯在於道。然則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藏。飯斯民於飢頓顛踣者也。覆瓿云乎哉。先大父弘文館學士復仁公。與先生俱以佐命顯。余於照磨爲通家子弟。故不辭而序之。如此云。若夫先生翊戴之績。與先公俱有國史在。茲不復也。

宣德五年冬十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講兼脩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犁眉公集序

犁眉公集者。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先生既老所著之作。故取此以爲號云。先生自少穎敏。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獵。元末登第。爲瑞之高安縣佐。縣耆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甚具。先生召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器識宏遠。當爲一代偉人。吾書盡以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世亂棄官家居。泊我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爲眞主也。應召輒出。佐興大業。及其功成名遂。引身而退。卒以壽終。而其術亦不傳。嗚呼。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豈不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之所爲哉。予嘗觀於先生。非惟其助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是故其仁義積中。發而爲言。可以方駕古人者。則於郁離子見之。傷今悼古。牢籠百態。可以超邁當世者。則於覆瓿集見之。若夫優游閑雅。托興微婉。而有以盡其自得之趣者。則於是編見之。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蠲潔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助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者。幾何人哉。先生雖沒。而有不沒者存。其在此也。歟。先生之孫。爲刑部照磨。名頊。字士行。以才賢篤厚。見稱於人。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金陵李時勉書。

重鍍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廌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鍍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寢堙學者病之巡瀾御史戴君用與其案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鍍迺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我高皇剪羣雄混六合掃百年之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欲議牖道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典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尙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鳴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漑中畜虬鱗鱣鱮鼉之屬觀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鍍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士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成化六年夏六月吉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太子洗馬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前翰林侍講四明晚學楊

臧意伯文集序

守陳序。

重鈇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富自童孺時。卽聞有誠意伯劉公之勳烈。爲開國宗臣之冠。筮仕以來。求公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厥振匪夷。故峻其所樹。奮於菑者無厚奮。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隆於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元末運。沉於下寮。其志鬱而弗伸也。其謀浚而孔忤也。其才積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紆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之意。而開闔操縱。皆經濟之資焉。大率施爲理而不失其宜。蘊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銳奮發。如博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逮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淮甸。公早識真主。於異雲映湖之日。遂起而從之。蓋懼中國之無統。欲借舊以立義也。方其進謁金陵。一見如舊。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機。殄漢殲吳。驅夷奠華。廓清寰宇之功。曠世而僅見。偉矣哉。於今爲烈也。予嘗夷考其行事。當天下甫定之初。首諗滯獄。倡立兵衛。居守按貴臣之侮法。論相卜小積之債。轅辭封爵。而不貪天之功。終身顯融。而私產無寸益。時贊密謀。保全勳舊。口不言而人亦無知者。臨終尤拳拳乎修德省刑之數語。斯其道任天下之重。智鉤物理之玄。謀入九地之深。而勇懾萬夫之氣。所謂超世之學術。著於文者。鑿鑿乎親試之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不死。勳業聲光。久而不磨。固無賴乎文也。但典籍存。庶幾可論其世。傳之弗昭。或病焉。公文梓行久矣。歲遠寢湮。字不復辨。富承乏。枯蒼典刑在目。視篆之暇。訂其譌落。重加編輯。捐俸再鈇諸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天下後世。亦知故家文獻之足徵。

也。

正德己卯夏五月既望。賜進士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後學莆易林富謹序。

題誠意伯劉公集

頃余道芝田。亟與方子伯時會禮從。言及犁眉公。余率爾曰。公一代功宗。近古罕匹。而未有表章之者。僕竊怪之。嘗得其說。而未之質也。方子忻然前席而請曰。先生試言之。余曰。胡元之事。人言禍始石敬瑭。非明識也。蓋自賊操引納五胡。遺穢中國。遂乃歷載數百。中間裂爲十六。併爲南北。合爲隋唐。而夷風未息。其後番將據河朔。敬瑭割幽燕。而棄厥險阨。於是遼驕金迫。胡元乘之。而首足倒懸。因以底極矣。且昔之入主者。頗皆用夏貴儒。惟元不然。此其爲穢。尤使人涕泗霑臆。夫其胎禍之遠如此。播惡之廣如此。奄及百年。不知變革如此。當是時也。薰蒸融液。無地非狄。若將不可復易者。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年。一掃而空之。於是海宇清而綱常復。儒術重而道學崇。斟酌百王。以大備一代之制。盡還諸夏之風。顧其始也。自謂初無取天下之志。旣其成也。則不獨撥亂反正。而實洗滌乾坤。爲中國皇王賢聖。復繼續緒。所謂功高萬古。而莫與同者。是果孰啓其衷哉。僕嘗反覆於當時勳戚之間。而未得其故。及閱公集。莊誦高皇帝聖製。乃始喟而起曰。嗟乎。微斯言。則一代功宗。其何所復稽乎。而當時載筆。與後來序述者。顧莫之表章。何哉。昔漢之鄼侯。嘗荷殊禮。而膺首封矣。徒以收秦圖籍。勸王漢中。進養民致賢之說。建居守饋餉之功。高密之在東京。功不補敗。其所有者。不出簡任諸將。徵長之間。在德厚薄。數語之外。亦且偃然策勳。而莫與絜大。況所事者。亭長久。嘆於縱觀。真人已專乎封拜。則二臣特攀附之匪懈者耳。今聖製之稱犁眉。一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二則曰。入則每匡治道。旣

而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且夫道莫加於孔子而數陳其言又復每切於匡治然則所以清海宇復綱常重儒術崇道學洗滌乾坤爲皇王賢聖復繼續緒之地謂非由此而致之乎至於佐廟筭夷羣兇所向無前推占指蹤直其餘事然亦不讓於今昔元功也又其大者決危機於逆陳羣懼之表首大策於豎韓共戴之中自彼効謀宣力之臣有能窺其度而爭其雄者乎嗚呼向非二說之存則一代功宗何所復稽而儒者曾莫之及何也且公之啓沃非無本者少傳性理長號英特荐更世故談辯至悉故其決機悟主一似孔明之於先生周瑜之於孫策此天地間一大際遇非若淺丈夫齷齪乎斗升區區乎寸尺而已又卽其餘則文學精博冠絕乎一時政事清嚴不撓於權力足以配事功而明道德彼伊周元聖固爲至極矣漢唐諸子曾幾何人若是乎其兼得邪此僕所謂神醉心往而竊怪夫人之未深識也聖製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然則儒者之言殆未能心誠求之歟於是方子瞿然改容曰犁眉之功實愚所素疑而無與折衷者幸卽談津昭若啓牖矣且承乏公邑則表章其宜願書見遺俾刻之集中余曰諾遂僭妄書之方子名遠宜癸未進士歛人其爲芝田聲實隆起器業未可量余則永嘉後學葉式成規也

嘉靖戊子端陽後五日端拜謹書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之臣。運籌定計。應機料敵。稱英雄矣。而或歎於文學。呈華炫奇。開新啓昧。稱儒碩矣。而無裨於武功。兼此二長。世不恆有。其惟我國朝誠意伯劉公者其人乎。公諱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有命世豪傑之才。一遇聖主。杖策從之。輒許以大計。殄漢殲吳。混一六合。公密贊之功。在開平武寧之先。灼灼可睹也。而其文章議論。或宣於朝。或藏於家。大篇短章。無慮千百種。則與宋學士王待制等。夫我皇祖之興。恢萬世帝王之故疆。開一代文明之景運。當時文武佐命之勳。可謂盛矣。自今觀之。傳世之文。宋王號爲最著。二人者。職專文學。固其常耳。開平武寧諸臣。勞在宗社。澤及孫子。世世誦功。與國同休。而傳世之文。槩未之聞也。兼二者之長。武功文治咸賴焉。卒莫有並於公者。讀其文。論其事功。想見其人。乃知聖主之生也不數。名佐之生也亦不數。阿衡佐商。厥有伊訓。尙父造周。且著丹書。歷千百年。而一再見者。公其庶幾矣哉。公之文。傳世久矣。舊刻凡二十卷。曰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犁眉公集。各就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君。按治畿內。公暇更定編次。爲十有八卷。先像贊。行狀。槩事業之全。次御書。詔誥。紀勳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詩歌。載製作之詳。統會以提要。類分以便觀。名曰重編誠意伯文集。刊成。請余序。余浙人也。嘗謂公國朝元勳。鄉邦典刑。文章與事功並著。尤罕儷焉。願附一言。以廣其傳。且以嘉樊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爲之序。樊君名獻科。縉雲人。蓋公之同郡人云。

嘉靖丙辰夏五月望。賜進士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會典總裁。餘姚李本撰。

刻誠意伯文集引

誠意伯集。舊刻于栝蒼。凡二十卷。首翊運錄。次郁離子。次覆瓿集。次寫情集。次春秋明經。次犂眉公集。各就篇名。統爲全集。其間製作雜陳。未可類別。兼以歲久。刊板遺落。字多魯魚。讀者難之。獻科爲公鄉人。來按畿南。攜是集笥中。嘗置几席。暇卽頌讀。誠不識其涯涘。竊謂公勳業垂于史籍。光昭奕代。而文章流播。縉紳。或未免渙漫。獻科切懼焉。因裒爲一十八卷。少易舊編之次。而公之製作。始可類觀。爰付諸梓。若勳業文章之盛。向有確論。獻科何足以知之。嘗記四明楊文懿公有言。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兵甲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見符檄。未見開國之勳。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朔同郡後學樊獻科拜識于真定冰玉堂。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青田文成劉公文集。故有翊運錄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國初嘗梓行。而郡人翰林學士王公景章爲之序。正德中。郡守莆田林公刻置公里第。嘉靖中。余友人縉雲樊文叔。乃類編之。刻于真定。今侍御虬峯謝公。按部栝蒼。脩謁先生祠堂。討論遺文。得里第本。病其漶漫舛錯。乃命郡守建安陳公。依真定本。翻摹授梓。余爲校正若干字。梓成。屬爲序。序曰。先生生在栝蒼萬山中。九盤之巔。所謂深山大澤。用物弘而取精多者也。然當五百之昌期。輔真人以肇造。籌帷帳而垂勳烈。昭昭乎若揭日月行天中。可不謂見之行事哉。何以文爲。夫古昔聖賢。備具道德仁義之懿。施于政教。被及萬彙。其禮樂章程。莫非文也。惟窮而在下者。不獲有所張設。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憂憤。康濟之懷。俟之後世。或起而帥行之。斯聖賢所爲文辭也。愚讀文成先生集。多處窮憂世之深慨。而深幸其遇聖神而興起也。嘗槩其集。有六善焉。一曰窮經以明義。二曰寓言以徵用。三曰遵養以俟時。四曰憂世以舒抱。五曰知命以樂全。六曰遭逢之無間。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義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明義也。胡運式微。務爲陵替。撫狡寇而引非族。言之者抵釁。起弊末由。痛心荼毒。於是乎卮言郁離。比類旁通。故三閭澤畔之吟。離騷倦懇之意也。此寓言以徵用也。豪傑颺起。四海糜沸。而時事倒置。寵賂肆章。騏驥服箱。夷羊在牧。乃先生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謂玄。託稱覆瓿。莘野時羣於納溝。扣角放歌于夜旦。由斯義矣。此遵養以俟時。

也。祈招式誦。冀詛王心。里巷謳吟。觀風是采。詩餘寄興。取類寫情。或亦有鑿吾衷乎。此憂世以舒抱也。至於垂老見幾。引身高逝。璆琳戛擊。以和天倪。于是乎稱名犂眉。比跡赤松。保厥終始。斯爲全德。此知命以樂全也。考之已事。隆準大度。忍心殖醢。留侯色舉。明哲乃彰。藏弓請苑。百世而下。有餘悲焉。高皇以來。世懋延賞。丁寧天語。焜燁龍章。具在翊運篇中。卽魚水交驩。桓卣申錫。又何以過。此遭逢之無間也。或者曰。青田文章。掩於功業。又曰。勳華並茂。無訾偏長。而不知是非先生所急也。其不得已而言者。先生之憂也。其應時績效者。先生之幸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觀於先生之言行。亦若是而已。余往宦游江右。至高安。稽求先生爲丞時事。謂從異人受秘書。乃乘官歸青田山中。覽識天命所。在而起。故天民所抱持。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類如是。文辭云乎哉。先生所編。又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間。其占驗象緯諸書。先生啓手足時。命其子獻諸朝。具在金匱石室。靡可得窺云。嘗隆慶六載。歲在玄黓。沿灘陽月上浣。同郡後學何鏗頓首拜手謹敘。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贊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幹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
以生民休戚爲憂喜。以大道晦明爲榮辱。武功旣
成。而文治不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孤子仲璟拜贊

華淪於夷。曷仕于時。夷歸於夏。仕止適宜。就築就
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察物炳幾。運籌決勝。翊龍
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咨。允爲宗臣。爾爵爾祠。

工部侍郎莆田彭韶拜贊

同郡王公景曰。先生沉幾先物。獨識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已定。于是席捲中原。羣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榷。詞命往復。彌縫參贊。千載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仰。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金陵李公時勉曰。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之所爲。非惟助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獨潔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助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哉。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翌日卽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腳，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

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誣。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卻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探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

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逕拔江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卽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栝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卽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

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鷲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逃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卽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鴛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審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賚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卽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敕公勦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勦冊。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強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尙書吳雲。誅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募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上時已勅璉歸。及奏。上曰。旣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麋。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間。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

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上成大功。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可知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尙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環。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環與璉之子鷹。請錄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略。爲行狀。至於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非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誠意伯文集碑銘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勅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尙書四明張時徹撰。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太典總校官常熟瞿景淳篆。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尙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卽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遯自適。時有林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卽間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而深心惻焉。時孫煥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輒盛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已乃遂火其居。焰灼于樓。倉皇掖使者。跳而走。詰旦。大悲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居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者曰。幸

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卽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破家以活萬命。篤生文成。爲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太學上舍。槐生煥。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卽洞其旨。嘗遊燕京。問閱書肆。天文書。翌日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爲諸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顛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爲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憲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爲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

公峻卻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胥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于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途蓋篋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略定其地。已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經略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柰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焉。會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併家人參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上命來聘公。遂由問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計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已而見上。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舍堅城而選拔江州。遂平江州。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

略以雲物爲驗。及克敵。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賜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栝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定。公卽遣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復處城。苗帥就禽。公時語所親。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于公。不納。而白于上。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入貢矣。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旣滅。取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大戰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仕誠。次定中原。蕩羣雄。遂胡狄。再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若干人。兩卽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至。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上大喜。悉以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景者。欲亂政。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景以爲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翼巖等。誦公陰事。欲陷焉。未及發。而景先專受。

誅會司天臺災翼巖上書言事欲以中公而上洞其奸切責翼巖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暴通謀狀上不憚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營救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上怒乃解洪武改元上登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科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益思公言手詔敕公勦伐召赴京師同盟勳册公至賜賚甚厚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況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祗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于鄉八月上手書剋期間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于福建之三魁元末頑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爲亂久之不靖公言于上設巡檢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上前時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自白也而重以舊怨甚刑部尙書吳雲

誠老吏訐公。謂謀談洋爲募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遷居氓。激之爲變。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許。于時非得上渥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如拳石。公遽自上。而疾遂益篤。三月上。知公且不起。御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尙。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僇釐莫能測也。累贊大功。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遜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蓋志念深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恤。上亦甚禮之。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連籌決勝。功寔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爲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璉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略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

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聖明留意。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陳氏。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授閩門使。賜除奸敵佞鐵簡侍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肅遼慶寧代谷六王府軍務。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上深閔其冤。乃命長孫鷹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鐵券。後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鷹子幼弱。不能赴闕。遂停祿。母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略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僞主爲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歎士誠而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夏滅夷之功。我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軌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往屬之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廡。旣圖其跡。青田邑租。復減其科。推基之功於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況翊運開基。勳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太廟。乃復瑜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至今若合左券云。徹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之勳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薦厲操。尙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卽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閻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薦生孫子。爲時鉅儒。武緼韜鈴。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

四國卒瘁。如鼎斯沸。莫赤匪狐。迺有真主。應天受符。問關草昧。翼龍以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羣雄竊據。次第芟除。大命旣集。戎胡卒逋。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松。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帝衷。丹書錫爵。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考彌崇。均輸大節。益闡丕風。嗣傳式微。謂天嘗眷。爰有封章。頻籲九重。哲后攷德。宗工記功。迺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華嵩。旣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況也梓里。奕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庶托貞珉。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誠意伯文集目錄

第一卷

誠意伯像贊行狀

卷之一

御書 七篇

御製慰書

御名書

又御名書

皇帝手書

誥詔 六道

御史中丞誥

誠意伯誥

襲封誠意伯誥券

頌表 六道 附謝恩表

瑞麥頌

又帖

御寶詔書

御製平西蜀文

附欽降祭文禮部會議制誥 六道

弘文館學士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贈諡太師文成誥

長史傳

祀方丘頌

平西蜀頌

甘露頌

謝恩表

閣門使劉仲環遇恩錄

第二卷

郁離子 十八篇

千里馬

魯般

玄豹

靈丘丈人

瞽聵

枸櫞

螟蠨

天地之盜

省敵

虞孚

天道

牧豎

公孫無人

蛇蝎

神仙

麀虎

羹藿

九難

第三卷

序 四十一篇

送高生序

雙清詩序

郭子明詩集序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贈奕棋相子先序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去官序

章秀才觀海集序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槐陰讀書圖序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送柯上人遠遊詩序

竹川上人集韻序

金嬰堂序

鄭士亨東遊集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悅茂堂詩序

送張山長序

牡丹會詩序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贈徐仲遠序

王原章詩集序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季山甫文集序

項伯高詩序

呂周臣詩集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送黃叔暘歸金華序 并詩

蘇平仲文集序

送謝教授序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唱和集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記 三十四篇

季氏湖山義塾記

友梅軒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遊雲門記

活水源記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松風閣記前後

孝友堂記

怡怡山堂記

魚樂軒記

裕軒記

送錢士能之建昌序

喜雨詩序

靈棋經解序

尙友齋記

海寧應氏墓菴記

飲泉亭記

出越城至平水記

自靈峯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深居精舍記

橫碧樓記

白雲山舍記

棣萼軒記

養志齋記

尙節亭記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清齋記

大勇齋記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第四卷

跋 九篇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書善最堂卷後

書爲善堂卷後

題劉商觀奕圖

題王右軍蘭亭帖

說 七篇

天說上下

壽萱堂記

紹興崇福寺記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苦齋記

少微山眉巖神仙宅記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獨冷先生傳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書申屠子迪毀杙木廟曹操像文後

雷說上下

醫說贈馬復初

菜窩說 井序

問答語 四篇

賣柑者言

答鄭子享問齒

解 四章

拙逸解

文 二篇

送窮文

銘頌箴贊 十七篇

尊聞堂銘

奎上人耘杖銘

紹興能仁寺鍾銘 井序

玉兔泉銘 井序

梅頌 井序

守口如瓶箴

獅子圖說

樵漁子對

愁鬼言

雜解附辨三章

諭甌括父老文

敬齋銘 井序

朱伯言硯銘

醒齋銘 井序

王原實裕齋銘

順齋箴爲夏仲珍作

敬齋箴 井序

官箴三篇

靈峯寺植木贊

畫龍贊

碑銘 二篇

北嶺將軍廟碑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銘

墓誌銘 九篇

劉顯仁墓誌銘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吳孟思墓誌銘

王子明墓誌銘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陳處士墓誌銘

陳司戶墓誌銘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

連珠 六十八首

擬連珠 六十八首

第五卷

賦 八篇

述志賦

弔諸葛武侯賦

弔祖豫州賦

弔岳將軍賦

弔秦不華元帥賦

通天臺賦 井序

騷 十五篇

九嘆九首

思歸引

漁父歌

山陰王景回友樵齋辭

獲麟操

白雲歌爲良上人作

梁孝子廬墓詞 井序

王彥中哀辭

古樂府 一百七十九篇

艾如張

上陵

上之回

巫山高

伐寄生賦 井序

龍虎臺賦 井序

秋日慘淡

松筠軒歌

麥舟圖歌

柳橋漁唱二首爲黃中立作

在陳操

秋山圖歌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 井序

芳樹

將進酒

朱鷺

戰城南

君馬黃

聖人出

思美人

楚妃歎

漢宮曲

寒夜謠二首

秋夜曲

墻頭花

長松梢

王子喬

結交行

春日行

少年行

懊儂歌

塘上行

上山采蘼蕪

思悲翁

釣竿

關山月

上清詞三首

江上曲八首

夜夜曲

長歌續短歌

望行人

折楊柳

走馬引

梁甫吟

墻上難爲趨行

獨漉篇

王昭君

君子有所思

雙桐生空井

美女篇

玉階怨

秋思

長門怨

宛轉歌

長相思

雉子班

朗月行

大壻上蒿行

鷄鳴曲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出塞

入塞

孤兒行

病婦行

淮南王

蜀國弦

昔昔鹽

東飛伯勞歌

雙燕離

烏棲曲

三洲曲

武陵深行

遠如期

大堤曲

明月子

短歌行

長安道

隴頭水

秋宵吟

車遙遙

陽春歌

鳴鴈行

梅花落

秋夜月

白苧詞二首

釣天樂

結襪子

從軍五更轉

公無渡河

步虛詞五首

班婕妤

短歌行

燕歌行

步出夏門行

烏生八九子

行路難二首

何當行

獨不見

折楊柳

棗下何纂纂行

蛺蝶行

周小史

拔蒲三首

前有尊酒行

隔谷歌

氣出唱

神絃曲

長歌行

江南弄七首

丹霞蔽日行

猛虎行

野田黃雀行

射虎詞

苦哉行

長相思

妾安所居

鴈門太守行

門有車馬客行

升天行

飛龍引

靜夜思

冬暖行

登高丘而望遠海

北風行

薤露歌

秋閨曲

蒿里曲三首

銜泥燕

寒夜曲

起夜來

無愁果有愁曲

放歌行

豔歌行

煌煌京洛行

長安有狹邪行

春思

華山畿

節婦吟

江上曲

銅爵臺

沐浴子

蓮塘曲

促織詞

秋思二首

古鏡詞并序

琅琊王歌四首

殘絲曲

自君之出矣

築城詞

買馬詞

雨雪曲

遠客歎雨

苦熱行二首

望遠行俟後舟不至作

巴陵女子行

蠻中歌二首

烏啼曲

春江曲

仙人詞三首

吳歌五首

竹枝歌十二首

長相思四首

拜新月

美人燒香詞

畦桑詞

神祠曲

苦寒行

久別離

梁甫吟送鄭希道入京

女兒割股詞爲徐勉之作

秦女休行

閨詞六首

五雜俎

公子行

黃鵠曲

采蓮歌六首

江南曲七首

前溪曲

長門怨

山鷓鴣六首

浣紗女二首

雙帶子四首

鷄鳴曲二首

塞姑三首

春曲二首

楊柳枝詞九首

宮怨二首

女兒子

歌行五十 四篇

送陳庭學之成都衛照磨任

爲王輔卿郎中題雪灘寒鴈圖

漁樵問答

題王元章梅花圖

琴歌贈劉元明

二鬼

寄江西黃伯善兄弟

題安仁余氏留餘堂

送胡季瑊平江監倉

弋陽方氏壽康堂

爲杭州鄭善止題蓬萊山圖

壽山福海圖歌

送人分題得鶴山

寄宋景濂四首

題謝臯羽傳後

松陽周處士冰壺歌

寶林同講師渴馬圖歌

青羅山房歌寄宋景濂

題仲山和尚羣魚圖

題老翁騎牛圖

題金谷園圖

畫竹歌爲道士詹明德賦

送葛元哲歸江西

題錢舜舉馬圖

題縣峴蘭花圖

爲董楚芳題山水圖

和吳以時秋夜長篇

題陸放翁賣花叟詩後

爲包與直題太一真人圖

題界畫金山圖

陳彥德以畫見贈歌以酬之

涇縣東宋二編脩長歌

爲詹同文題浙江月夜觀潮圖

題米元暉瀟湘圖

爲本大師題唐臨晉帖

題也先進德祖母徐氏節義傳後

初夏卽景

題蘭花圖

題釋騫圖

題王元章梅花圖

題雪汀圖

寄陶中立郭秉心絃舊言懷

潛溪圖歌爲宋景濂賦

題柯敬仲墨竹花石

爲戴起之題猿鳥圖

題界畫臥龍山樓閣圖

長平戈頭歌

爲張生題趙仲穆畫馬

戲爲雪雞篇寄詹同文

題趙學士色竹圖

送黃巖林生伯雲還鄉覲省

送姚伯淵之清溪河泊所任

雙鯉堂歌爲唐侍儀賦

爲冷起敬賦泉石歌

第六卷

四言古詩 二十二首

有泉在山一首

東園之柳一首

維澤有蒲一首

雞鳴一首贈宗文姪

送季德大之文登稅務官任

有栢一章爲吳太常作

黃華一首送葉師仁省兄還栝蒼

春夜一首

青陽一首

春日一首送吳浩叔大之饒州府通判任

條風一首

題蘭雀圖

秋懷八首

山有喬木一首贈王子章

有鳥一首贈袁尙志

擢彼喬松一首

五言古詩 三百三十七首

感懷三十一首

詠史二十一首

游仙九首

感寓六首

招隱五首

雜詩四十一首

感懷

晚至草平驛

發安谿至青田戎事急不得留有感

天壽節同諸寓臣拜于寶林教寺登槃翠軒分韻

題蘭花圖

種藿香

送普顏子壽赴廣西憲幕

南陵崔氏思梅詩

送鄭希道行省掾滿之泉州錄事

發安仁驛

早行衢州道中

初食檳榔

發白沙至水口

題武夷圖

自衢州至蘭溪

從軍詩五首送高則誠南征

自都回至通州寄普達世理原理二首

送僧家奴參政赴河東宣慰使

正月一日公宴分韻得恩字

北上感懷

過東昌有感

晨詣祥符寺

寄題倪世本東溪漁唱亭

發龍游

鉛山龍泉

望武夷山作

早發建寧至興田驛

孔子充相送至鵝湖

九日舟行至桐廬

蛟谿詩

題林以仁平反詩卷

送僕世南參政分題得虎林

題山水小畫

送田生歸鄉

題李伯時畫淵明歸來圖

題朱孟章虞學士送別圖後

題老翁騎馬圖

明齋詩爲湖廣陳進士賦

寄題江東蘭逸監司瑤芳亭

題揭伯洪山居圖

會稽張氏春暉堂

張子英閑止齋三首

耕雲詩三首爲堵無傲作

壬辰歲八月自台州之永嘉度蒼嶺

夢草堂遣懷

在永嘉作

蟾室詩爲台州棲霞觀道士作

癸巳正月在杭州作

登臥龍山寫懷二十八韻

立夏日有感

贈柯遂卿一首 并序

贈周宗道六十四韻

遣懷

三月八日偕徐成中諸君遊南鎮得禽字

送馬生遊京師

別峯和尚方丈題唐子華山陰圖

送孔世川赴江西儒學題舉

爲竺西和尚題谿山茅屋圖

春谷詩爲竺西和尚賦

四月二十二日郊外遊得水字

題枯木圖

五月三日會王氏南樓得激字

題西旅獻樊圖

遣興六首

題鮮于伯機書杜工部詩後

題春江送別圖

田家

題山水圖

大熱遣懷

晚同方舟上人登師子巖作

清修院良上人浸月軒

題陸放翁晚興詩後

題雜畫卷子

爲賈性之賦松石

題趙文敏公畫松

感時述事十首

雨中雜詩四首

秋夜感懷東石末公申之

題錢舜舉折枝山茶

久雨壞墻園蔬盡壓悵然成詩

次韻和脫因宗道感興三首

琴清堂詩

渡江遣懷

若耶溪杏郭深居精舍

六月十八日自天章入城作

七月四日自深谷之靈峰作

普濟寺用恭行已上人韻

題商學士寒林圖

題宋子章效米元暉山水圖

有客來款我

題三香圖

丙申二月別紹興諸公

次胡元望郊行詩韻

次韻和石末公用元望韻遣興見寄

以野狸餉石末公因侑以詩

得令字

次韻和石末公春雨見寄

元帥石末公復令紫虛周道士歸觀就養

雜感

鄭同夫餞別圖詩

感春六首

秋夜聽冷協律彈琴分韻得夜字

旅夜四首

送葉景龍之通州同知任分韻得勳字

送胡生之定遠教諭任

連江陳子晟師古齋詩二首

劉宗文菜窩遣興

送醫戴原禮歸金華

秋懷八首

和石末公種棘用胡元望韻

正月二十三日得台州黃元徽書有感三首

次韻和石末公春日感懷

偶興

黃慎之自閩見訪夜坐對酌悵然有感

旅興五十首

遠游篇

雜詩七首

遣興

送張孟兼之山西按察司僉事任

送駱起原之新城知縣任

題李太白觀瀑圖

新春

怨詩

爲祝彥中題山水圖

永康胡元鼎白雲樓

中峰永先和尙醉墨圖

辛卯仲冬雨中作二首

夏夜台州城中作

題松下道士携琴圖

次韻和石末公七月十五夜月蝕詩

聽蛙

古歌三首

送李叔允脩撰致仕歸鈞州

枯樹圖

爲韓克銘題畫石鼎聯句圖

金碧山水圖

題羣龍圖

雨中寄用章上人

顧周道山水圖

徐資深華山圖

贈醫士黃元之

夜聽張道士彈琴

悲杭城

老病歎

錢王箭頭篇

再用前韻

贈道士蔣玉壺長歌

道士周玄初鶴林行

松葉酒歌寄梁安宅

正月十五日夜燈花大開作

寄贈懷渭上人

雪晴偶興因以成篇

爲丘彥良題牧谿和尙千鵬圖

玉澗和尙西湖圖

題富好禮所畜村樂圖

題湘湖圖

爲啓初門和尚題山水圖

題趙學士松圖

題李陵見蘇武圖

雪鶴篇贈詹同文

贈杜安道

第七卷

五言律詩 四十六首

旱天多雨意五首呈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旱天多雨意五首

憂懷

感嘆

題鑑湖送別圖

次韻和王文明雨中雜興四首

題太公釣渭圖

稽句嶺

淳安舟中遇雨遣悶

丙戌歲將赴京師途中送徐明德歸鎮江

過南望時守闌不得行

發景州

泛海詠霧

殺氣

遣興二首

四月十二日發揚州

濟州太白樓

送僧家奴參政赴河東宣慰使二首

送人赴德清稅

題釣雪圖

將曉

不寐

秋感一首

晚思

青絲馬

古戍

逢熊文彥二首

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二首

寄題昇元觀綠筠軒

欣懷亭二首爲脫因宗道賦

次韻追和晉上人

二月二日登樓作

發岷縣至上虞道中作

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

再用韻答嚴衍二上人

次韻和孟伯真感興詩

得胡仲淵書歡喜成詩奉呈石末公兼簡三益軍諮

次韻和石末公秋日感懷見寄二首

秋興

望孤山作

十二月一日

客路

附五言長律一首

送李子庚之金陵

送趙元舉之奉化州學正

題王起宗御史江山烟靄圖

感興

次韻和謙上人秋興一首

春興

六用韻答嚴上人

妙成觀用何逸林通判韻

重陽日使者持詔用韻柬石末公

夜坐有懷呈石末公

石末公家人自台州來以詩問之

次韻和石末公歲除送窮之作

次韻石末公題桃源卷

再用前韻頌菊

和石末公冬暖

發紹興至蕭山

二月七日夜泊許村遇雨

感懷二首

水西寺東樓曉起聞鶯

二月二十三日自黃岡還杭途中作

憂懷

雨中遣懷

爲賈性之題山水圖

題修竹圖

蕭山山行

次韻答石末公傷用三苗之作

次韻歲菊

次韻和石末公春晴詩

再次韻時閏九月九日菊

次韻和石末公聞有詔使不至

望江亭

宿蠟燭菴俊上人房

嘉興寄王昌言學正

寄臺郎張質夫

茶園別朱伯言郭公葵

晚泊海寧州舟中作

春興七首

送岳季堅入計籌山

題雪竹圖

題畫蒲萄卷子

蕭山任氏山堂

以紈扇贈奎上人并寄以詩

題瑞上人山水圖

崇福寺倚上人看山樓

題水墨蓼花草蟲

次韻和新羅嚴上人秋日見寄二首

再用韻答嚴衍二上人

仍用韻酬衍上人

題寒林圖

宿賈性之市隱

次韻和孟伯真感興四首

題承天觀

可歎

次韻和石末元帥見贈二首

五月二十九日喜雨奉賀石末元帥

題紫虛觀用周伯溫韻

葉叔安南溪草堂卽事

靈峰寺棲雲樓

普濟寺遣懷

宗上人溪山亭

題山水圖爲寶林衍上人作

重用韻答嚴上人

復用韻答嚴上人

又用前韻

題訪隱圖

題陸放翁湖上詩後

次韻張德平見寄

感興三首

柯橋靈祕寺卽景貽基上人

雨中寄季山甫二首

用前喜雨韻寄呈硃元帥

題紫虛道士晚翠樓

妙成觀北亭用何逸林韻

以梨餉石末公侑之以詩

遣悶柬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中秋不見月詩

次韻和石末公七夕詩

再和倒用前韻

病足戲呈石末公

遣悶呈石末公

庭前萱草至秋復開感而作詩柬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閔雨詩

再用韻

妙成觀道士劉雲心挽詩

次韻和石末公聞海上使命之作因念西州愴然有感二首

驛傳杭台消息石末公有詩見寄次韻奉和并寓悲感二首

再次韻二首

次韻和石末公感興見寄

次韻和石末公無題之作

次韻和石末公九月見寄

陳太初充兵應點作詩戲之

次韻和石末公開讀有感

秋夕有感柬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自訟之作

立冬日作

丙申歲十月還鄉作七首

冬至日泊舟茂溪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次韻和石末公元夜之作

石末公再賦元夕見寄用韻酬之

丁酉七月十四夜望月仍蝕且既司天報不至因感作寄石末公

題烟波泛舟圖

社日偶成奉呈石末公

次韻和余嘉賓御史見寄

卽事有感呈石末公

聞盜過界首季君山甫亦蒙訪及以詩唁之

次韻和十六夜月

次韻和劉宗保秋懷二首

野行偶見紅樹悵然有感呈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悲紅樹二首

感事呈石末公

題王伯衡縣尹桑陰圖

聞鳩鳴有感呈石末公

和石末公冬煖

和石末公見示盲字韻

早春遣懷

聞猿有感

爲王彥和賦槐堂

次韻和林彥文劉山驛作詩

次韻和石末公月蝕見寄

次韻和石末公感懷之作

次韻和石末公中秋翫月

再次韻

次韻和石末公九日無菊詩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詔書到日喜雨呈石末公

贈西岩道元和尙

次韻和石末公漫興見寄二首

戲和石末公催太初畫山水之作

兩中呈石末公

次李子庚韻

雨中遣悶

漫成

感興

夜坐

蔣山寺十月桃花

寒夜

漫成

題秋江獨釣圖

題墨竹

雪中有懷章三益葉景淵

白髮

愁感代哭

冬至

黃州團湖董氏鏡心樓

寄黃仲美

春城

舟中

至婺州聞官軍自溫處之江東所過皆空遂從間道還鄉

遣興

搖落

秋夕

感興七首

越山亭晚望

謁夏王廟有感

寒夜有懷周紫巖先生遂成口號奉寄

冬煖

漫成

夏日雜興七首

夏日訪王友文留飲贈詩

題江村風雨圖

次韻和岳季堅見寄

次韻和天童良上人見寄

靈峰寺松風閣

次韻和謙上人秋興七首

自天衣還城贈伯言

秋感一首

侍宴鍾山應制

雲門寺作

送陳子晟省親歸連江

卽事

乙卯歲首早朝

附七言長律二首

第八卷

五言絕句 十七首

題梅屏二絕

春晚

歲晏

漫成九首

次韻高則誠雨中三首

法華山弘上人

爲黃元徵題畫松

悼廢圃殘菊

題李息齋墨竹

次韻和朱伯言自雲門之天衣途中作

送黃生洧祀福建

遣興

元夜

題小畫

遣興

途中見去鴈

題墨竹

附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 二百四十六首

題畫梅

分賦臺

春雨三絕句

題梧桐折枝翎毛圖

題畫猫

題竹木石圖二首

題枯木圖

詠史

題明皇幸蜀圖

移梅亭

題畫山水

題渭橋圖

題小景

題湖山烟雨圖

讀史有感

漫成

秋興二首

題竹根小禽圖

過閩關

題蟹二首

題陳太初畫扇

遣興

題柯敬仲墨竹

題趙仲穆畫眉圖

題石末元帥扇上有陳太初畫松

皆春亭

題梅花小禽圖

次韻和王文明絕句漫興十八首

題美人書紅葉圖

題米氏小景二首

題滄江獨釣圖

題小畫

次韻和石末公見寄五絕

題畫菜戲呈石末公

涼夜

次韻和石末公二絕

題風中水仙花圖

絕句漫興七首

呼燈

夜坐二首

無寐

羲和

漫成二首

有感七首

送鮑生之關中

題安石蒲葵圖

題二喬圖

惆悵二首

過蘇州九首

漢世祖

五月十九日大雨

白塔寺

送醫士賈思誠還浙東二首

憶昔二首

磨石岡作

送別

棲鳥

紈扇

詠史

送金華何生還鄉觀省五首

春日雜興八首

題陳太初畫扇二絕

七月七日

夜泊桐江驛

卽景二首

御柳二首

茗溪皇甫秀才幽居二首

遣興

梅花七絕句

雪中三首

雪後遣興

絕句二首立春夜聞蛙鳴作

絕句九首

半山寺二首

絕句漫興十一首

漫成三首

不雨遣悶二首

雨餘

無題絕句二首

春蠶

晚興

睡起

喜雨寄夏允中五絕

無題

將曉

江行雜詩九首

鍾山作十二首

有感

題畫魚二首

無題三首

題墨菊

題沙溪驛

過關九首

題扇面牡丹花

秋日卽事十五首

詩餘二百三十三首

河傳

玲瓏四犯

浪淘沙二首

調笑令四首

漁家傲

虞美人

水龍吟二闕

長相思

江神子

摸魚兒

沁園春

沁園春

題畫紅梅

題扇面荷花

題水墨海棠鸚鵡

滿庭芳

江神子

淡黃柳

菩薩蠻

小重山

喜遷鶯

浣溪沙

踏莎行

青杏兒

虞美人

惜分飛

憶秦娥

驀山溪

念奴嬌

倦尋芳漫

阮郎歸

八六子

江神子

生查子

驀山溪

阮郎歸

鷓鴣天

滿庭芳

如夢令

踏莎行

點絳脣

更漏子

謁金門

憶秦娥

八聲甘州

渡江雲

蘇幕遮

攤破浣溪沙

燭影搖紅

長相思

滿江紅

怨王孫

醉花陰

醉花陰

南鄉子

摸魚兒

眼兒媚

怨王孫

鷓鴣天

驀山溪

臨江仙

蘇幕遮

過秦樓

隔浦蓮

江神子

江神子

憶王孫十二首集句

青玉案春思

生查子集句七闕

青門引

賀新郎

眼兒媚

玉漏遲

菩薩蠻七首

菩薩蠻

長相思二闕

憶秦娥

蝶戀花蔣山寺十月桃花

踏莎行

生查子惜花

滿江紅

長相思

浣溪沙集句二闕

長相思

浣溪沙

漁父詞五首

如夢令

虞美人

踏莎行

浣溪沙

浣溪沙

卜筮子

梁州令

花犯

卜筮子

摸魚兒

惜餘春慢

水調歌頭

歸朝歡

好事近

訴衷情

浣溪沙

滿庭芳

小重山

南柯子

六么令

聲聲慢

金縷子

最高樓

西江月

蝶戀花

玉樓春

金人捧露盤

玉樓春

傳言玉女

虞美人

御街行

玉漏遲

花心動

一剪梅

如夢令

憶舊遊

念奴嬌

採桑子
賣花聲
搗練子
賣花聲
玉樓春
解語花
梅花引
憶舊遊
望江南
臨江仙
滿路花
水龍吟
菩薩蠻
錦堂春
玉燭新
清平樂

夜飛鵲
阮郎歸
阮郎歸
長相思
醉落魄
驀山溪
浣溪沙
浪淘沙
搗練子
尉遲盃
喜遷鶯
雨中花
怨王孫
浣溪沙
臨江僊
錦堂春

蘇幕遮

洞仙歌

祝英臺近

小重山

菩薩蠻

生查子

浣溪沙

江神子

桃源憶故人

一剪梅

浣溪沙

蘭陵王

青門引

浪淘沙

花心動

瑞龍吟

蝶戀花

風入松

摸魚兒

點絳脣

一萼紅

霜葉飛

擣練子二闋

南柯子

六么令

蝶戀花

風流子

踏莎行

浣溪沙

疏影

卜筮子

渡江雲

帝臺春
千秋感
長相思
摸魚兒
怨王孫
霜葉飛
小重山
滿庭芳

浣溪沙
慕山溪
浣溪沙
祝英臺近
二郎神
少年遊
漁歌子

誠意伯文集春秋明經目錄

卷之十九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築郟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新延廡

初稅畝螽生饑大有年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一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鄭伐許鄭伯伐許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杞伯來朝邾子來朝築郎囿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荆伐鄭會齊侯宋公云云同盟于幽

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晉人執麇公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衛人立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公子結媵陳人之歸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杜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齊侯襲莒

卷之二十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戚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宋人衛人入鄆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人鄭人入鄆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穀盟于垂隴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于外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入吳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囿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誠意伯文集卷之一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御書

御製慰書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寬於禮。我正當不合解。先生休去。爲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卻不當當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操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致使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遙之路。踏更生之境。有何不可。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之體。助我成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薦母之劬勞。豈不美哉。

御名書

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愚與先生自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尅期回得教墨。諭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見。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躍。足不

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爲念。德教爲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卽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實爲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喻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生有此護顧之心。栝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又御名書

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寔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賫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爲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寶詔書

朕聞同患難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栝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曾別閭里忘丘壠。棄妻子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休光。發蹤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輔焉。至於彭蠡之塵戰。礮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日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年夏告鏡粧失胭粉之容。遣子幼冲。沖暫回祀教。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

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僞造。實已誠之意。但着轅一來。朕心悅矣。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賜臣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罵國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尅期往卿住所。爲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必有真樂。使者往而回。勿賚以物。茶飯發還。

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再作平蜀頌一章。爲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爲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不五六年間。羣雄斂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童孩。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爲我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

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衢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潁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鋒其戴壽者恃衢塘之險選老弱守之盡拔堅關之兵西行與潁川侯戰道逢潁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衢關舟師總兵者尙未盡知將軍潁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僞京師幼主明昇銜璧率文臣請降戴壽爲傅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傳一廖次低昂是焉

天佑我邦	師出以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畫角聲張	惟我潁侯	智勇難量	羗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蠢爾戴壽	率衆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藏	旬日困逼
詣軍請降	傅將功就	再歌衢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衢關	生俘僞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枯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謂我採擇	黼之班班	

誥詔

御史中丞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撥攘之際控

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且栝蒼爲卿鄉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猶據險。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帖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眊禛。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爲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爲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元年三月日。

弘文館學士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館之設。報勳舊而崇文學。以舊言之。非勳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慕義及朕歸京師。卽親來赴。當是時。栝蒼之民。尙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顏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赤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散官如前。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七月日。

誠意伯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之先。願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提師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累從征伐。覩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資廣聞。今天下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爲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難。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尙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羣雄鼎峙。熟辨真僞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致使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將謂己是而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

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願禽鳥如是。況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枯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襲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十月己未朔。越二十七日乙酉。皇帝制曰。昔者臯元運末。豪雄鼎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夫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泛泛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曩古賢智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奠安萬民。士豈易從人而輕滅姓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時。雖死士節。亦也不移。何爲若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朕曩與羣雄並驅。數年之間。異聲教而擅烝民者。不可勝數。熟辨真僞者。誰。爾劉廌祖父。誠意伯劉基。乃括蒼之士。居勅敵之陲。邇山賊之寨。間道兼程。星馳來附。陳朕曆數之有在。議戡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其爲人也。士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案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弗移。今特以前爵授爾。廌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有非爲。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免爾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其敬哉。

附欽降祭文

維正德某年歲次某月日。浙江處州府知府某。欽承上命。致祭於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諡文成劉公曰。惟公學本帝師。才具王佐。相我聖祖。迅掃胡夷。乾坤載清。綱常復正。古稱名世。何以過之。惟

皇念功。特伸卹典。文臣之諡。光於留侯。歲祀之儀。比於魏國。茲惟仲春式。當明薦。老成雖遠。風烈固存。秩祀有常。求昭崇報。尙嚮。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尙書臣詹徽宣奉贈諡太師文成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增秩彰功。進穹階於一等。飭名顯德。加美號於百年。禮在褒崇。事關勸教。爾故開國。翊連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多謀。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屬聖祖之聿興。乃明良之載遇。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遂覃精誠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勅中機宜。蓋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復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逮應聘。栝蒼。陳時務於建業。卽從征。彭蠡。定大事於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徒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參前代之名臣。休聲罔替。稽累朝之報禮。恩典尙遺。今特贈爾爲太師。諡文成。於戲。青田薄賦。已爲鄉里之美談。寶冊易名。益重華夷之永譽。

制誥

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之寶

附

禮部會議

禮部題爲崇元勳以正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李瑜奏臣竊謂有濟世之君必有名世之臣。有希世之功必有延世之賞。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攘夷安夏濟世之君也。誠意伯劉基內聖外王經文緯武名世之臣也。西湖浩飲占真主於金陵之鄉。彭蠡從征擒大敵於金木之日。希世之功也。生前之爵不列於上公。身後之祿遂泯於再傳。則延世之賞誠有缺焉。伏遇皇上以生知之資操議禮之權。凡昔人所未議與議之而未行者皆舉行於今日焉。頃因詞臣之請斷自淵衷。遂黜姚廣孝之配享大聖人之見。何其高出尋常萬萬哉。臣遭逢明時久懷膚見。敢昧死披瀝而一陳之。劉基字伯溫處州府青田縣人也。臣籍縉雲。迺其鄉人。自童稚時聞父老談先達之有功者必曰劉伯溫。蓋南田義兵不罹方氏之殘虐。青田減稅永爲鄉里之美談也。及入鄉校聞師友談先賢之有德者必曰劉伯溫。蓋心悟理性學通天人志不遂而棄官功屢成而辭賞也。逮登仕途聞士大夫談本朝之有功業文章者必曰劉伯溫。蓋決危機於逆陳羣懼之表。首大策於暨韓共戴之中。所著郁離覆瓿寫情犁眉諸集皆梓行於世。如洗馬楊守陳誠所謂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者也。近如侍郎楊廉編輯國朝名臣首徐達而次劉基廉豈無所見哉。蓋六王之功載在譜傳徐細考之不過攻城略地摧堅陷陣而已。至於啓沃運籌定計遣將所言皆驗所向無前則未有出基之右者也。昔漢高以蕭何爲功人諸將爲功狗。我太祖之見豈出漢高下哉。特以基成功不居屢辭爵賞重達其志。故以公封其祖父而以伯榮其身。旣爲天子猶稱先生其褒賞之辭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又曰入則每匡治道。又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則太祖之於基固以伊呂視之矣。基歿後遂命其孫劉廌世襲伯爵給以誥券。又曾諭其仲子劉仲璟曰。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尔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

祿大哉。王言所以報基者至矣。後因太宗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鷹子孫幼弱，不能赴闕。伯爵遂停。至景泰年間，七世孫劉祿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弘治年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指揮使。臣惟胡元主中國，振古所未有之變也。我聖祖出而掃除之，振古所未有之君也。當時佐命者，莫若劉基。振古所未有之臣也。以振古所未有之臣，而子孫不得當一品之祿，其何以勸當代法後世哉。先年該給事中吳仕偉奏請襲爵，而當時大臣不暇詳考，止授前官。近年知府潘潤復以爲言，而事下該部未蒙施行。只許立祠，伏望皇上思聖祖創業之艱，念劉基翊運之勞，特勅該部論功定議，俾配享之位，與徐達相次襲爵之典。與徐達相伴，則上慰聖祖之靈，下副士民之望。昭公論於既往，激人心於將來矣。併將翊運錄名臣言行錄各一部封進，奉聖旨這本所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着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襲爵事係吏部會議具題外，臣等竊惟賞以延世，祀以廟享，二者所以報施勳臣。固帝王資以勵世磨鈍之具也。故有功則廟食，自古已然。而盤庚所以誥勸殷士，亦必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知配享之典三代以來所不廢矣。臣等竊惟國初誠意伯劉基本以純粹之學，王佐之才，同徐達湯和輩殫謀戮力，奉翊我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內，奄有中原，發縱決策，有古肅何之功。帷幄運籌，有吾子房之比。當時論功行賞，世封伯爵，與徐達湯和等事體相同。則我皇祖所以優眷勳臣者，未嘗不至矣。後太宗文皇帝定鼎燕都，基子孫幼弱，不能赴京，伯爵遂停，而廟祀之典亦因廢闕。近年雖有該科論奏，府官題請修建祠宇於該處地方，然偏僻苟簡，與鄉祠無異，非廟食報功之典。天下缺望非一日矣。今本官之奏實出人心之公，恭惟皇上創新禮樂，釐正祀典，百年機會，幸遇昌辰，伏願陛下思

太祖創業之難。體先王屬世之意。念功臣一體。報稱宜同。進劉基於太廟。功臣配享之列。名位次於六王之下。則公道昭彰。人心激勸。而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亦無所不慰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緣係節奉。欽依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九日奉聖旨。是依擬行。

禮部

上請近題爲崇元勳以正祀典事。近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李瑜奏稱。乞將誠意伯劉基配享等因。該本部議擬覆題。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續該本部題爲祭祀事。內開太廟功臣配享緣由。節奉聖旨是及增劉基配享欽此。欽遵。本部已行該監。將劉基牌位。遵照太廟功臣牌位高廣尺寸。製造完備。查將翊運錄內開。洪武三年十一月內。封劉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誥贈太師諡文成。臣等謹將前項封爵贈諡書。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知。

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聖旨知道了。

附

祖永嘉郡公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家。是以得賢爲用。而必推其本焉。

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追榮頒寵爵及先世此祖德之明効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耀益厚來昆可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制誥

洪武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之寶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國有壽俊爲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闡之慶顧茲盛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母梁氏出自高華著其賢淑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作朕名臣卓爲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大母亦以體孝孫之心也領茲嘉命玄壤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父永嘉郡公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士有厚德而立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父劉鎰世爲右族人服令名蘊設施之才而無求于時貽文學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于實用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錫命表一門之

盛列爵居五等之尊。大郡疏封。玄堂永賁。可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爲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惟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斯亦可爲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母富氏。貞資婉範。媿德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爲名輔。致茲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榮。不逮于養。然母之貴。每因其子。功庸旣昭。需恩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內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需封恩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妻富氏。德功端茂。閨闈嚴明。佐此名卿。嘉哉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之封。祇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襲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開基啓運。人臣竭佐命之忠。崇德報功。國家隆延世之賞。實惟公議。匪出私恩。咨爾浙江處州衛指揮使劉瑜。乃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贈太師諡文成。劉基九世孫。粵

爾先人輔我聖祖。運籌帷幄。迅掃胡元。乾坤再清。綱常復正。功業勅諸鼎彝。文章傳于海宇。初封伯爵。用報元勳。中遇多虞。久停承襲。頃因廷議。遂興繼絕之思。簡在朕心。特復象賢之舉。惟爾夙承家學。綽有祖風。眷茲後裔之良。宜食前人之報。今特命爾襲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七百石。錫之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於戲懋賞懋官。已訂山河之誓。世臣世美。毋忘忠孝之箴。尙與國以同休。庶垂名於不墜。欽哉。

制曰。朝廷錄翊運之功。舉推恩之典。爵命旣頒。乎茅土。封章必及於閨門。禮備情文。事關風化。爾吳氏。乃誠意伯劉瑜之妻。出自名家。嬪于世胄。恪勤主饋。曾無自遂之心。順正承夫。每有相成之益。爰因夫貴。持錫褒章。茲特封爲伯夫人。尙敦儆戒之心。祇服休嘉之命。

嘉靖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頌表

瑞麥頌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孽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闕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游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

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鷄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帝衷。旣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旣齊旣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滂若雲煙。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天子之

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濟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聖皇。維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秦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醴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天命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糜沸。鳴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荊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靈鬼

慄。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鑠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闕。輿華不通。金牛啓道。厥竅斯鑿。岷峨峿嶢。始連井絡。秦以之羈。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劍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茲羗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摧。羗人失魂。慙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黃。鰲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天之佑。受天之佑。天子萬壽。

甘露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欽惟皇帝。順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旣成。文治大洽。恪恭天地。孝敬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羗夷蠻貊。無有弗庭。皇帝愈加謙慎。深惟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與羣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天眷。教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瑩若

凝脂。美若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山京國之鎮。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茲。則天之所以彰我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矣乎。昔者軒轅黃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天之所以壽我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羣臣莫不欣懽。百姓莫不蹈舞。舉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爲詩歌。或爲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古帝軒轅。德協于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皇。統坤握乾。芟翦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帖濤。嶺嶠收煙。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社宗廟。享祀豐燭。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匡直臣庶。疊疊惓惓。惟恐弗及。惟恐或愆。皇天后土。睠顧式堅。瑰祥信禎。來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璿。味奪醴齊。光粲珠蟻。高映斗極。深浹重淵。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鶴鵠。鶴鵠娟娟。璧月宵炯。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燁于穹闔。霏霏其霧。泥泥其泉。旨旨其飴。馥馥其荃。瑞我聖皇。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皇壽如山。如黃如玄。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編。

謝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以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輿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拙無似。其能識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鵠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錫臣以封爵。賜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附

誠意伯劉瑜謝恩表

禮部尙書夏言撰

誠意伯臣劉瑜。伏蒙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瑜。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基。放迹江湖。識真主於未遇。決機帷幄。翊不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成身退。既投簪於綠野。實追軌乎赤松。進爵伯封。錫名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緝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比之爲諸葛。始終完節。上下交孚。厚澤深仁。賞已延於來世。功微祚薄。祿宜奪於後人。偶塵丹書。鐵券之盟。久謝金蟬玉貂之賁。于茲九世。迨越百年。過蒙敬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據分亦已足矣。於他復何望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聖恩之誤及。式逢今日。再沐休光。召自青田。遞寵霑於七命。瞻依紫禁。極榮被於萬分。藹枯拊之再春。然死灰而復熾。恭惟皇帝陛下。一德格天。百靈效順。制作比隆於三代。禮樂必興於百年。舞干羽以格有苗。謙茲受益。聽鼓鼙而思將帥。安不忘危。憫翊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末裔。悉爲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直拔塗泥於霄漢。興滅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祀

典崇元勳。奚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先人烈。冀免誚於弓裘。爲邦家光。誓捐軀於介冑。伏願始終典于學。益充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本支百世。永歌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觀熙熙皞皞。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功恐懼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誠意伯次子閣門使劉仲環遇恩錄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環胡伯機於奉天門見。欽蒙聖旨。到歇處去。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奉天門。欽蒙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回奏有子。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與他帶將來。聖旨。你如今年來見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恩奉天門。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你每趁我在這里。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這歇來。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花塔柳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學那等潑皮的頑。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機。章允載。葉永道。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教他每日。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日早朝。奉天門。再面見。欽奉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奏訖。欽奉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箇。也年紀小。里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也。只有你這幾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這

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鄉里。不會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箇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死在官。我也常念他。劉伯溫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不從。他吃他每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吃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我廢了。墳墓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了些。恁父親到有見識人。便做先吃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得這話來。我道那里得些話來。原來是他的。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我的軍。我發他在雲南金齒呵關鈔了。再叩頭。聖旨。我年時不筵席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我了。去叩頭。二十六日。早朝奉天殿謝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朝賀禮。初四日。早朝奉天殿。再於華蓋殿面見。欽奉聖旨。你這幾箇小的。雨下里。天晴了回去。等我郊祀天地了去。十三日晴。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爲始。致齋三日。各供爾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奉天殿。午後。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駕回宮。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上御殿。賜宴。行禮謝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奉天殿。再於武英殿面見。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吃陳家廢了。這劉伯溫是箇好秀才。吃胡陳蠱了。那胡家吃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拾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貳拾錠。這箇是胡仲淵的姪兒。與他拾錠關鈔。再於武英殿叩頭。欽蒙宣諭。你家去種田。

的種田。有庄佃的使佃僕。有伴僮的使伴僮。你每還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吃些虧呵。如今朝廷也留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話來。我纔知道是你家。便趕你回來。爾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去。十九日。謝恩辭奉天殿。再於奉天殿御道東邊面見。欽奉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親吃他每盡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教着那小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華蓋殿面見。欽奉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了去。於禮科領鈔。再於華蓋殿謝恩。欽奉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了去時。再見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華蓋殿面辭。欽蒙賜鈔。再於奉天門左煖房內謝恩。欽奉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着。恁老子都是君子人。這章三益是箇善善良良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溫他父子兩人都吃那歹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吃盡了。這胡仲淵他鄉里都信服他。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齒呵。等他在那裏。錦衣衛官爾引他這幾箇去見東宮與殿下。說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當令錦衣衛官同內官引去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旨。訖。敬奉令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山賊吳再起等三名。六月初六日見。奏聞。欽奉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人。你帶幾箇伴僮來。明日帶得裏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欽奉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僮。各賞鈔伍錠。舍人是劉伯溫的兒子。賞鈔壹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入來。賞鈔各壹錠。關鈔。謝恩。欽奉聖旨。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聖旨。你

父兄做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的了。你父親吃胡家下了蠱藥。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麼。你如今恰光榮。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聞。欽奉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聖旨。官吏部官。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珎。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着我。他的天文。別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那等鄱陽湖裏到處。斲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怕諒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繁繁的。卻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哥哥有兒子在。欽奉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鷹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賜金綉衣服壹套。全轡鞍馬壹疋。撥賜南門內房屋壹處。欽奉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恩。就往所賜房。欽奉聖旨。你如今休去。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着報喜的家人。稍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聖旨。我考宋制。除爾做閣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着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着駕。但是我在處。爾便有着傳旨意。發故事呵。我如今着你叔姪兩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二十日。早朝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聖旨。着記事有。

不是。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上時。爾便來說。傳旨宣喚人。三月初十日早。華蓋殿奏事。袁都御史爲車牛事。不明白。蒙寬宥。不叩頭。繼卽出班奏聞。訖有頃。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聖旨。閣門使奏爾里。十一日晚朝奉天門。欽奏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的。便來說。我雖不罪他。也着他警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後來惹得不好。里。六月十日。奉聖旨。爲雨澤愆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錄。寬滯囚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於奉天門御道上。欽陞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附

誠意伯次子閣門使劉仲璟長史傳

誠意伯仲子曰璟。字孟光。生時月蝕復光。誠意伯嘆曰。天墜迺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幼沉朴峻厲。羣於兒。恒坐視弗逐弄。弱冠。咀嚙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說。旁及釋老年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慮鋒稜。古人嘗及兄璉。侍父入朝。高皇帝稱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洪武乙卯。誠意伯卒。兄璉繼亡。廷贖日數至。公引納如制。適甌寇葉丁香叛。朝廷勅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唐決策於公。破之。復命。白公才略。高皇帝喜曰。璟真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姑緩之。不虞速樹如是。會參軍胡琛子伯璣來白事。高皇帝遣還。囑之曰。爾歸致命。劉璟來見。公馳上見帝。帝曰。爾家與國同休。用汝。顧汝年少。維拓勵膺重托耳。日者誅葉丁香。可嘉可嘉。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賜楮幣敕歸。時父兄新喪。門第草草。鄉富人蔣邦臻。素不齒於公。計中之。適都督府移文。勾取逃軍。劉二貫。公幼名二官。蔣執官貫。

同聲署公應解。羈公崇道觀道人王松潤曰：朝廷與君通家，君盍直走上，懇縱公抵京，見上於左暖房。上曰：爾何來朝？公白其事。上愀然曰：國家曠爾爵土，故讎誣乘間，詔公襲爵，公辭以世嫡，姪薦與臣俱來。上喜曰：如此功爵，輒讓人有所不爲，其介可知。即日封薦誠意伯，公偉貌豐髯，論說英侃，帝愛之。次日召公，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閣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之上，爲朕宣喚傳遞，處爾無踰此官，遂拜職。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之。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忤旨，公當殿以簡擊其項，上曰：正當如此。自是舉朝畏公。時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畏公風力，樂公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者不能。閣門使劉璟，其人也。上頷之。即日授谷王府長史，并勅提調肅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宣府爲古烏桓郡，東距大寧，南抵居庸，西連雲中，北接古砂，王就邸，出入秦奔，烽火四警，公脩城池，繕兵甲，謹斥堠，式士馬，礪金鼓，諸胡屏息。癸酉，還塞。六府羊馬數缺，上怒諸府官屬，連坐谷府，以公故，置弗問。丁丑，晉燕奉制爲宣府築城。二王構隙，公曰：臣聞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友愛相虧，臣恐不能禦侮。王悟而解。先是閣門使時朝廷行十王冠禮，上問王爵何爵，公對曰：帝子爲王，此人爵之至貴，弗爲之所。如劉安、燕旦，禍且滋蔓矣。上然之。命公主冠禮事，公歲巡行六王府，一旦至燕，文皇帝與公奕，公勝，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公正色曰：臣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處，不敢讓。帝默然。戊寅夏六月，高皇帝晏駕，皇太孫嗣位，公歸省丘隴，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公復國，聞太宗南渡，遂馳闕獻十六策，嗣帝不用。命公赴大將李景隆軍聽征，景隆不用公計，喪師會天大雪，公夜半渡盧溝河，冰陷馬斃，公蹶水躋岸，捨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三十里。

時公之子。猶自大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州。失公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玉。指公行次。貂策馳騎。反涿數十里。遇公翼。公上馬。遽去。二年春二月。公病甚。谷王遣使詣軍門召公。公復國上疏。王慰納之。遣舍人送公還家。養疾。辛巳。公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嗣帝不用。命公歸。變待用。道遇宋景濂。孫翼。自戎伍來。窘甚。公解衣衣之。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動靜。壬午六月。太宗入承大統。公辭疾不起。上欲用公。罪公逃判親王。繫公至京。強以官公辭。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公獄。一日。辮髮自經。時鄭朱子罪沒其家。權宦希旨。緣例。帝曰。璟家難例。鄭朱子置之。詔其家歸葬之初。公被繫。夫人徐氏別曰。今皇帝聖神嗣統。先生勳舊殘孽。宜弗底刑。劓。唯順承天心。可以永吝。願終圖之。公瞪目視曰。毋長辭。吾生死之分已決。今幸近太廟耳。拂衣而去。道經白巖。姻人吳彪。餞公。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公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捫席而出。座客震栗。不敢挽。嘉靖乙酉。江右萬公按浙東。視學究輿議。始立像配享誠意之廟。公平生慷慨多大節。不事產業。稍盈裕。輒以周賑。好書史。山居聚門生故友。奮議。攬蹠古今成案。善書法。古碑籀篆。剝落辨誦。多金購之爲玩。居南田。勢重元勳。角巾布服。與鄉里老稚聚笑。泮然相忘。御千夫。小子稜幅益厲。事有可爲。悉心力爲之。其弗我必者。恒曰。有命焉。別號易齋。所著越吟。藁無隱集。易齋藁。若干卷。藏于家。

野史氏評曰。宋季犬羊入帝中華。天地日蒙耻。蓋自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也。高皇帝起而驅之。九十三年。流腥積毒。一旦蕩然。建文萎弱。中葉不振。文皇帝入承大統。故物重光。天下拭目游泳太平。先生以故家宿碩。才略早試于高皇帝之朝。忠義再著于文皇帝之日。是故才略所以恢弘開基之統緒。忠義所以感

激千萬代之人心。夫非多於太祖而少於太宗也。嗚呼。賢哉。又曰。先生取義於永樂壬午。至嘉靖乙酉。萬公按浙東。視學究輿議。立像配享文成之廟。其忠聲義聞。泯沒沉晦者百六十年。鬼神固之秘。而奇之發也。

誠意伯文集卷之二

郁離子

千里馬

郁離子之馬。孳得馱驪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真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烹華之山。寔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雝。菀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爲能履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爽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空穴而殷巖峴。松杉柏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驚聞而大惕。畏其挺己也。使鸚譏之于王母之使曰。是誰而奇其音。不祥。使鴉日逐之。進幽昌焉。誰委羽于海濱。鷓鴣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內。吾子之不爲幽昌而爲誰也。我知之矣。

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爲是也。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而含銛鏗者。孰不有所俟。今弗慮也。且夕有動。予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洩于其岫。且泐。老童過而憚之。謂太冥曰。山且

渤太冥怒以爲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渤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渤。山乃渤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皆水。裂土墮于淵。沮焉。太冥逃。客死于崑崙之墟。其臣皆亡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爲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爲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姬冶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泐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羣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侮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墊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墊之士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鱧匪鮪。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孽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

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篆焉。匣而埋諸土。基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尙鬼而崇祠。巫與鬼爭神。則隱而臥其偶。鬼弗知其誰爲之也。乃夔于其鄉。鄉之老徃祠。見其偶之臥。醮而起焉。鬼見以爲是臥我者也。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臥。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祇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

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于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爲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曉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鳥。庭有木皆巢鳥。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鳥鳴之聽。鳥得寵而矜。客至則羣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鳥。鳥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鳥羣睨而附之。如其類。鴟入諱于宮。王使射之。鴟死。鳥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廄。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鷲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麗爲中乘。居內廄。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冀及濟河以北。居外廄。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內廄之馬。當服戎

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驂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廐。既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弗救。亦奔。馬之高足。驥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尙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于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朞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于上官。其去也。無以僦舟。人皆咲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恠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公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憊。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圮。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

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饜餽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脩。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關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闔者。曰。瓠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船弗子。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爲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于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旣而果不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曉曉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于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颺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

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笑曰。女兒之山。乾鵠所巢。有虎出于撲藪。鵠集而噪之。鵠聞之。亦集而噪。鵠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鵠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鵠。鵠無以對。鵠笑曰。鵠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爲。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況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求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塞。而力遏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武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

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煙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煙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煙出火也。

魯般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薨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況葺宅必新其材。間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爲楹。不斲柱以爲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柟松栝。檣柞檀。無所不收。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杙。爲栴。曲者爲枅。直者爲楹。長者爲榱。短者爲椳。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柟櫨。剪爲樵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況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而傲福于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狼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爲泥。枯骨存焉。是爲髑髏。髑髏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況敢以瀆上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至。闕伯之墟。獵

人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鬪者。九尾之狐死。聚羣狐而焚之。沮三百仞。三年而梟乃熄。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奠。蛟蜿蜒出。有風隨之。颺颺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彌三日不止。伊洛灑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爲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炤物。取而寘諸燭下。則黝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狻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況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羣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況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

以爲迂而舍之。至于死弗寤。哀哉。

齊湣王旣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侯。以求爲帝。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成哉。臣竊悲其爲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見之。咸讐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于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于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拑諸衢。田者呼。豕逸于莽。遇象虎而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爲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駁也。真虎且不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响而前。攫而噬之。顛磔而死。今齊實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駁乎。明年望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湣王爲淖齒所殺。

蟾蜍游于泱泱之澤。蚶蚶以其族見。喜其類己也。欲與俱入。月使齋醜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蚶蚶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泱泱之中。一日而三飽。予焉能從彼。單棲于沈溲。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齋醜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蛆。鹽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轔轔然。齋醜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子。蟾蜍蹙額而哈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豹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豹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掎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豹焉。未暇顧其後也。而掎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豹而已。

玄豹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揜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黜踰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忌。何其蚩也。是故縣黎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鑄發矣。桂樹之輪囷詰樛。與栲樾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晦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繫于能言。蜩蟪獲于善鳴。樗以惡而免割。瓢以苦而不烹。何如斲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子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埴。猴如也。一日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于火所未至。已而俱燬無遺者。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

子游爲武城宰。郭門之埴。有鶴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之老以告。曰。鶴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埴沒。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表。鶴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垣。鄰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

性。子僑先墮于澗。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啞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己則不慎。自取污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築于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澗。督善水者。繩以俟。人至。卽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矓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則瞋目眈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象龍先生采藥于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象龍先生拱而立。頃之。老父仰而噓。俯而凝。其神玉如也。頽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我。象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精。宅厚坤以爲家。澡沆瀣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嶧嶧熙熙。躋于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莢而紫蕤。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葱萋萋。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之。老者耆。少者壽。病者已。疴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朮。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干。寢興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岫嶠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菁。上拂穹青。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

不炎。其馨非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煮而服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淫。扶陽抑陰。斂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焉。葉如翠毼。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黃良。煮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癩毒熱。一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也。故有非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着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流爲瘡。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人之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者所誤。象龍先生愀然而悲。願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脩脩而不揚。櫛櫛而無所容。幽樛於灌莽之中。斃朽籜而不見太陽。不已疴乎。吾幹竦穹崖。梢拂九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鸚雛翠鸞。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爲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聲。絢爲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曜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爲明堂之棟梁。言既。棘倚風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羣超倫。名彰于時。泰運未開。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爲明堂之棟梁。而剪爲黃腸。與腐肉同歸于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踈屈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蟄父爲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爲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且日之熊蟄父氏。不遇。遇其僕于遼。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

贈蛇以爲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賦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爲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退。

郁離子學道于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于太陽。右目取水於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胚胚。如珠在胎。焜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獮與豎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羣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槐。韓之鞮。鐵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忤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惋而嗟。攝而搔之。涅去而跡在。其心媻媻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額匿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舊而待新。新未嘗不敢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粟。喜而歸曰。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其缺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爲虎已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

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楮。荆之玉。岫嶼之沙。禺同青蛤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鑿無閭之珣玕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象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往予泝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子唏之曰。天有風。主爲予汝乎。何爲泣也。

靈丘丈人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也。其隣之叟對曰。以蠶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蠶也。園有廬。廬有守。劊木以爲蠶之宮。不鏽不腐。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墮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主也。去其蠶。蠶蚋蚋。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污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脆脆。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蝻同其房。而不知螻螳鑽其室。而不禁。鷓鷯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憊。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爲罪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爲則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爲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爲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挾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嚼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觚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寧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觚。觚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觚者。賈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觚。農官弗能禁。卽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厩。寧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爲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焉。杜

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于榮澤。滅懿公。

髮彰問于赤羽雕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雕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髮彰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爲盜。髮彰曰。請聞之。赤羽雕曰。昔者蠪蜮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于民。民療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于江之源。擒蠪蜮。殺之。相回聞蠪蜮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爲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大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宮。王升木而號。化爲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餒肉于蠪蜮也。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尙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別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于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譎狗以蠱君。卒亡其身。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蠱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

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雖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爲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爲恩乎。景雖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憇憇然復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警聵

郁離子曰。自警者。樂言己之長。自聵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警。無聞者。謂之聵。人有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況於自警自聵乎。警且聵。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爲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爲諂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況於慕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爲蠅。

蠅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瓠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騂。僕難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爲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騂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且日視朝。必詆楚以爲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羣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爲容。國人大夫傳以達于朝。狃而揚。遂以楚爲果不如宋。而先爲其言者。亦惑焉。於是謀伐楚。大夫華繁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犢牛之於貽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勝不足以直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于潁上。王益逞。華繁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況大國乎。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其至矣。王怒。華繁出奔齊。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羣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羣臣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

君游于青渚。禹彊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踟躕。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踟躕。不猶爾之踣踣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踣之則贏。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卽且與蠶遇于曠。蠶囊首而逝。卽且追之。躡旋焉。繞之。蠶迷其所如。則呀以待。卽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肮。食其心。齧其臂。出其尻。蠶死不知也。他日行於燧。見蜺螭。欲取之。螭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卽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蠶。蠶噬木則木斃。蠶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肮。食其心。菹鮮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臂。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於一寸之蛇。螭乎。鼓其足而凌之。蜺螭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沫以俟之。卽且黏而顛。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臆臆而臥。爲螭所食。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羣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旣。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爲畏己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

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邾婁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渦騰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況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爲天仙。其左右爲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烹羶。明膏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雨。陽寒暑。皆如市。鵝羊鴨雞之聲。啞嚙嘈囂。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爲天仙。而爲鬼伯也。明年而敗于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鯉于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蠶。商陵君使象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條而伸。左右皆伴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甃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牡。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蠶以伺。冀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象龍來。矢蠶以邀之。龍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紿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爲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塏。羲和氏之子之儼。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翳者霧也。霧之氛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譌。以憑其妖。妖其能久。

乎。夫穴子之常居也。今以譌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給。遂沮之。未朞。月雷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煦而槁。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嚙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爲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